

現代漢語程度副詞「格外」的歷時演變過程及其認知解釋

黃育正
新竹教育大學

本文分為兩個部份。

首先，本文藉由歷時語料的呈現，觀察現代漢語程度副詞「格外」由詞組發展成詞的歷時演變過程。前期「格外」為詞組，在句中為處所詞作狀語用；後期「格外」由詞組發展成主要當狀語用的副詞，形容程度量非比尋常地大。上述語法功能與詞彙內部結構的發展過程與語法化（grammaticalization）與詞彙化（lexicalization）理論相關。

第二部份，本文將「格外」的發展過程，與 Lakoff & Johnson (1980) 所提出的概念隱喻理論（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）相印證。最後，藉由跨語言材料的印證，本文提出“ABNORMAL > intensifier”，認為該路徑是世界語言表程度語義的詞彙的共同發展路徑之一。

1. 前言

就漢語詞彙的歷時發展而言，現代漢語的程度副詞大多來源於古漢語中形容詞、動詞或名詞的虛化（張亞軍 2002：178）。然而，上述的論述是一個整體性的概念，而在現代漢語程度副詞中，有一組特別的詞彙，並不是源自於古漢語中的形容詞、動詞或名詞，而是以方位詞¹「外」作為構詞成份所形成的，這組詞的內部成員較少，僅有：「格外」、「分外」。²由於來源特別，它的成詞模式也與其他程度副詞不太相同，因此，本文即以「格外」為研究對象，探討幾個問題：一、在歷時發展過程中，「格外」所涉及的句法、詞法上的諸多語言現象；二、論述這些語言現象背後的心理認知過程；三、藉此與其他程度副詞對比，提出它與其他現代漢語程度副詞的不同之處。

¹ 有部份學者認為漢語的方位詞「上」、「裡」、「外」等，屬於名詞的一種，如劉月華等（2001）；但也有人認為方位詞屬於後置詞的一種，與前置詞（在現代漢語中一般稱為介詞）相對，如徐丹（2005）。本文無意於詞類之爭，在此僅以方位詞稱之。

² 劉月華等（2001）列出現代漢語常見的程度副詞共 33 個，其中由方位詞所構成的詞彙，僅有「格外」、「分外」兩詞。

本文歷時、共時語料主要取自中央研究院所建立的漢籍電子文獻及平衡語料庫，另外還參考北京大學漢語語言學研究中心所設立之古代、現代漢語語料庫。除上述之外，也參考各式相關字辭典。所有書目或網路資料詳見文末參考文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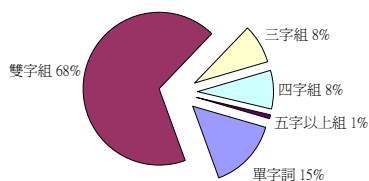
本文第一部份為前言，簡單介紹本文的研究背景、主旨與材料；第二部份為文獻回顧，首先論述與本文相關之詞彙學理論，再論述語法化與詞彙化理論，還有與本文相關的認知語言學理論；第三部份為「格外」的歷時語料分析；第四部份探討「格外」在歷時發展過程中，其語義演變背後的心理認知機制；最後，第五部份作一總結。

2. 文獻回顧

對於「格外」在歷時發展中所涉及到的各種語言現象，將在本節一一作介紹。

2.1 詞彙雙音化

綜觀漢語詞彙發展史，是一個複音詞不斷增多的過程，這形成現代漢語中複音詞佔多數的現象（葛本儀 2003：188）。根據周薦（2004：365-367）對《現代漢語詞典》（1996 年第三版）所收錄詞條的考察，單字詞佔全部詞彙的 15%，雙音詞則佔 68%，其餘三字以上組合共佔 17%，彰顯了現代漢語詞彙系統中，雙音詞佔多數的語言事實。上述數據以圖示如下：



圖一 《現代漢語詞典》詞彙字數對照圖³

然而，雙音詞佔大多數只是現代漢語的整體詞彙現象，並沒有考慮詞頻或詞類因素的影響。以詞頻來說，劉丹青（1996）、吳為善（2003）以統計數據，說明單音詞的使用頻率高於雙音節詞；再以詞類來說，劉丹青（1996）、吳為善（2003）也以數據印證現代漢語詞彙「動單名雙」的分佈態勢，因此名詞作為詞彙量最大的詞類，決定了現代漢語以雙音詞為主的整體面貌。

³ 數據引自周薦（2004：365-367）。

黃：現代漢語程度副詞「格外」

從上述可以推想，不同詞類系統對於內部詞彙的單雙音形式，可能有不同的潛在傾向及要求。本文立基於此，統計三本現代漢語相關辭書中所列出之常用副詞，在計算其單、雙音詞數量之後，整理數據如下表所示：

表一 現代漢語副詞系統的單、雙音詞數目對照表

書目	副詞	
	單音	雙音
《現代漢語八百詞》	86	191
	31%	69%
《現代漢語虛詞詞典》	192	433
	30%	70%
《實用現代漢語語法》	49	99
	33%	67%

由表一可知，現代漢語的副詞系統中以雙音詞佔大多數。這對於「格」、「外」為何可以複合為一個雙音副詞，也有一定的說明作用。

2.2 語法化與詞彙化理論

「語法化」(grammaticalization) 一般性的定義是，一個詞彙或結構在歷時發展過程中，獲得語法功能的過程，且語法化通常是一種不可逆的單向漸進過程 (Hopper & Traugott 1993, Heine et al. 1991)。

近年來，「語法化」在漢語語法學界蓬勃發展，有許多質量俱佳的研究成果問世。⁴沈家煊 (1998: 41) 認為「語法化」是一種「實詞虛化為語法標記的過程」。楊榮祥 (2001) 則進一步提出副詞語法化的條件有三：

一、基本條件：語義基礎。一個副詞不論詞義多麼虛，總能找到其原本實詞語義的聯繫。換句話說，能成為程度副詞，必然帶有某種關鍵的語義特徵。本文認為，

⁴ 事實上，漢語語言學界很早之前便注意到「實詞虛化」的現象。由於漢語有著三千年以上不曾間斷的文獻傳承，讓語言學家可以便利地以大量不同時代的文本，觀察單一詞彙或結構在歷時過程中的用法演變，豐富的文字資料使得「語法化」理論在漢語中相當容易實踐與應用。

這個關鍵的語義特徵，就是說話者帶來的個人主觀評價。

二、決定性條件：句法位置。一個語言單位若經常處於謂語之前（多充當狀語），就極有可能發展成爲一個副詞。「格外」原本屬於體詞性狀語，表達後接謂語的處所關係，在句中的位置本就經常位於謂語之前，因此它在一開始便已取得句法位置的決定性條件。

三、外部條件：語用因素。包括語法化成份與各成份的關係、與上下文的關係及句子本身所表示的各種意義，如隱含、聯義、比喻等。

以上動詞語法化爲副詞的三個條件中，語義基礎與句法位置兩條件爲必要條件，而外部條件則爲加強條件，不必然具備（楊榮祥 2001）。因此，本文將以前二條件爲基礎，進行語法化的相關論述。

關於「詞彙化」(lexicalization)，董秀芳（2002：35）認爲是一種「由非詞單位逐漸凝固或變得緊湊而形成單詞的過程」。與沈家煊（1998）所稱之「語法化」不同的是，「詞彙化」專注的是詞組、句法結構、跨層結構等非詞單位逐漸凝結成新詞，豐富詞彙系統的過程；「語法化」則專指實詞的虛化（或虛詞發展成更虛的詞），伴隨著語法功能的改變或語法範疇、語法成份的產生。⁵

一般而言，由於語法化過程伴隨著語法標記的產生，因此較容易觀察。相反地，一個詞彙是否已經發生詞彙化，則較難界定。董秀芳（2002：123-147）認爲詞組與詞的界線不明的原因，在於漢語的詞組與詞並非處於涇渭分明的兩個範疇，其間必然有一些非典型、特殊的成員，構成一個連續統。他更提到動詞性並列式雙音詞的四項歷時發展階段，分別爲：

一、存在一個相應的同義單音形式，但組成成分不能換序。

二、不再有同義的單音對應形式。

三、意義上發生了由具體到抽象或由泛指到專指的引申。

⁵ Bybee et al. (1994) 曾討論英語 be going to→gonna 的語法化現象。這讓我們注意到，語法化過程中往往伴隨著詞彙化，兩者差別在於，語法化關注的是一個句法單位發展成語法功能詞 (functional word) 的過程，而詞彙化則關注一組非詞結構逐漸凝結成詞的過程，兩者並不衝突。

四、句法功能發生轉化。即從一種詞類範疇變爲了另外一類詞類範疇，發生了轉類（conversion）現象。

董秀芳認爲上述四個歷時發展階段，同樣可以視爲共時存在的動詞性並列式雙音詞的四個詞化等級標準，詞化程度由一至四依序提高。然而，由於第一、二階段對於非動詞並列式結構的雙音詞（如本文所探討的「格外」）的判別並不具效力（李慧 2005），因此本文僅將董秀芳（2002）提出的第三、四個詞化等級等級（階段三、四）作爲判別「格外」是否已發生詞彙化的等級標準。⁶

2.3 隱喻與認知

Lakoff & Johnson（1980：5）認爲隱喻（metaphor）的本質是：用一種事物理解和體驗另一種事物。他們認爲隱喻可分析爲三類，分別論述如下：

一、結構隱喻（structural metaphor）：

指通過一個概念來建構另外一個概念，這兩個概念的認知域不同，但各自的構成成份存在規律的對應關係。例如 TIME IS MONEY。

一般而言，人們往往依賴較具體的概念去理解較抽象的概念。換句話說，人們通常藉由對有形的具體概念的把握（即 source domain），透過映射（mapping），去理解無形的抽象概念（即 target domain）。

二、空間方位隱喻（orientational metaphors）：

指參照空間方位而構件的一系列隱喻概念。與結構隱喻不同的是，方位隱喻並非用一個概念對應另外一個，而是在同一個概念系統內部，參照方位關係（如上下、內外、前後、……等）組織起來的。

人類的空間方位感知能力是與生俱來的本能，空間經驗也是個體成長過程中較早獲得的基本經驗，因此理所當然地，人們往往借助這類基本經驗去理解情緒、感覺等較抽象的狀況，如 HAPPY IS UP; SAD IS DOWN。

⁶ 由於董秀芳（2002）提出的前二項標準，是針對動詞並列式雙音詞而言的，而「格外」的詞彙結構爲〔名詞+方位詞〕，而非動詞並列式結構，因此董秀芳（2002）所提出的前兩項標準，並不適用於對「格外」的討論。另外，後二項標準則不限於動詞並列式雙音詞，因此適用於本文對「格外」的討論。

三、實體隱喻 (ontological metaphors)：

人類對於物理世界的實體及物質的經驗是一種基本能力，而人類往往藉由這類經驗，將抽象的概念理解為「離散性的實體」(discrete entities)，形成了本體隱喻。例如人們藉由 INFLATION IS AN ENTITY (通貨膨脹是實體)，形成這類句子 “Inflation is backing us into a corner.” (通貨膨脹讓我們陷入困境)。

2.4 小結

在雙音節句法結構的歷時演變過程中，有幾個方面需要注意。一為句法功能的演變，若一個詞彙或結構在句中的功能由實轉虛，便涉及到語法化；二為結構成份的結合，若一個雙音節詞組在歷時發展過程中，兩個單音節句法單位漸趨緊密而結合成一個新詞，便涉及到詞彙化；三為語義的演變，人類在說話時，透過自己主觀上對詞義的認知而使用詞彙，過程中會產生詞義的引申、借用等現象，促使新舊詞義的引申更迭，便涉及到認知心理的隱喻機制。

上述的語法化、詞彙化與語義演變過程的認知心理因素，其內部往往是互相糾葛的，需要細細辨明。本文將根據上述文獻的研究成果，透過歷時語料，考察並釐清「格外」的成詞過程中所涉及到的各種語言現象。

3. 「格外」的歷時演變

3.0 歷史分期

由於本節主旨在探討「格外」的歷時演變過程。因此，有必要事先說明本文所採用的漢語分期：⁷

一、古代漢語。唐代（西元 618 年）以前；

⁷ 王力（1957：34-35）依據語音標準，提出公元 13 世紀到 19 世紀為近代漢語時期，前後則為古代漢語及現代漢語；呂叔湘（1983）則認為，近代漢語開始於晚唐五代時期，而現代漢語是近代漢語內部的一個分期；胡明揚（1991：251）依據語音與句法標準，主張唐初到清初為近代漢語時期，可細分為「唐初—北宋」、「宋—元」、「元明—清初」三個時期；蔣紹愚（1994）則認為，綜合語音和語法來看，近代漢語的上限為唐代初年，下限則為清初。

本文認為，就漢語歷史語言學研究來說，漢語分期有其必要。因此，本文參考上述學者的意見，以唐代（西元 618 年）與清代（西元 1636 年）為界，將漢語分為古代、近代與現代三期。對於近代漢語的年代稍長，因此再以北宋、南宋兩朝的分界（西元 1127 年）作標準，將近代漢語分為前後兩個年代相等的時期，各 509 年。

二、近代漢語。唐代到明末（西元 618-1636 年），可細分為前後期：

A. 近代漢語前期：唐代到北宋（西元 618-1127 年，共 509 年）；

B. 近代漢語後期：南宋到明末（西元 1127-1636 年，共 509 年）；

三、現代漢語：清代開始（西元 1636 年）迄今。

藉由上述漢語分期，本文將依序介紹「格外」的歷史演變過程。

3.1 「格」的詞義沿革

在探討「格外」之前，對於「格」的詞義，有必要先行瞭解。

《說文解字·木部》：「『格』，木長貌。從木，各聲」；王筠《句讀》：「蓋謂枝條長也」。從《說文》的相關著作可得知，「格」從木，因樹木的枝條各自生長，故從各聲而為會意字。目前可追溯的最早語義為“樹木的長枝條”，如下例（1）：

（1）草樹混淆，枝格相交。（北周·庾信《小園賦》）

在「格」、「外」複合成為副詞「格外」之前，⁸「格」即發展出多項語義，其名詞用法可表示“柵欄”，如例（2）；亦可表示“品質、風度”，如例（3）；可表示“尺度”，如例（4）；亦可表示“法律、制度”，如例（5）：⁹

（2）連雲列戰格，飛鳥不能逾。（唐·杜甫《潼關吏》）

（3）精光照人，氣格凌雲。（唐·竇泉《述書賦》）

（4）格高五嶽，袤廣三墳。（《文選·鮑照〈蕪城賦〉》）¹⁰

（5）唐之刑書有四，曰律、令、格、式。（《新唐書》）

據本文考察，儘管「格」屬多義詞，但以頻率而言，唐代以後以“法律、制度”義最為常見，是最主要義項。¹¹

⁸ 就本文所見，「格」、「外」複合為「格外」，首見於南宋初期。

⁹ 動詞「格」在唐代亦屬多義，其語義可表示：1.阻止、擱置；2.限制；3.拘執；4.糾正；5.推究；6.擊、打；7.感動、感通；……等等。因與本文較無關聯，故不詳述。

¹⁰ 瞿蛻園注：「『格』，尺度。根據所注，本句語義為「盛誇城牆之高，超過五嶽」。

¹¹ 根據本文考察，「格」在唐代的各項語義，以“法律、制度”義最為常見。然而，此一結果不能排除是文獻體裁的侷限所造成的偏差，因為本文所得的唐代語料，多為史料文本，如《北史》、《晉書》、《隋書》、《周書》等，這使得“法律、制度”義的出現頻率大大提高。

3.2 古代漢語時期的「格外」

「格外」由「格」後接方位詞「外」所形成，兩者連用最早出現於複音詞蓬勃發展的魏晉南北朝期間（魏培泉 2000），共出現三處語料，請見以下例句：

- (6) 西陵牛埭稅，官格日三千五百，元懿如即所見，日可一倍，盈縮相兼，略計年長百萬。浦陽南北津及柳浦四埭，乞爲官領攝，一年格外長四百許萬。（《新校本南齊書》）
- (7) 凡如此類，不經埭煩牛者上詳，被報格外十條，竝蒙停寢。（《新校本南齊書》）
- (8) 陳力餬口。埭司責稅，依格弗降。舊格新減，尙未議登，格外加倍，將以何術？（《新校本南齊書》）

上列例句的「格」語義皆表示“法律、制度”，「格」與方位詞「外」連用時，表示“法律、制度之外”解，與現代漢語「法外開恩」的「法外」同義。

3.3 近代漢語時期的「格外」

本文將近代漢語分爲前後兩期：前期起自唐代，終於北宋；後期由南宋開始，結束於明末清初。以下分小節依序論述。

3.3.1 近代漢語前期的「格外」

在本期中，本文僅收集到以唐代爲代表的文獻。¹²由數量看，「格外」語料計 17 筆，數量較前期（魏晉南北朝時期）稍高。略舉例句如下：

- (9) 元徽初，東宮官罷，選曹擬舍人王儉爲格外記室。（《南史》）
- (10) 後以太尉封鄱陽郡公，爲三公事，而職典連率，人以爲格外三公。（《南史》）
- (11) 上曰：「此已格外酬賞，何用追論！」弼曰：「平陳之日，諸公議不許臣行。推心爲國，已蒙格外重賞，今還格外望活。」（《北史》）
- (12) 禁乘驛官格外徵馬詔。（《全唐文》）

¹² 《南史》、《北史》皆成書於唐代，而《全唐文》主要爲唐代文獻，但仍有少數五代十國時期（唐代以後）的文章。

黃：現代漢語程度副詞「格外」

- (13) 即以格文定罪。格外又無正條。即比附定刑。(《全唐文》)
- (14) 問：「格外事如何？」師雲：「化道緣終後，虛空更那邊？」(《祖堂集》)

首先，上列例句所出之文本，除了例(14)出自禪宗語錄之外，其餘皆為史書、法律條文紀錄等文本，由此推測「格外」在當時多用於書面，使用範圍有很大的侷限，少數出現於禪宗傳教的口語紀錄之中。

再者，這個時期的「格外」皆作字面義“法律、制度之外”解，句法結構仍為〔名詞+方位詞〕，尙未複合成詞。總結來看，「格外」的使用頻率較前期有所提高，使用範圍也開始由書面到口語。

3.3.2 近代漢語後期的「格外」

在南宋時期，「格外」在禪宗語錄文本中出現次數明顯增加，略舉例句如下：

- (15) 如何是格外事？(南宋·《五燈會元》)
- (16) 格外真規，豈思量之能解？(南宋·《五燈會元》)
- (17) 以爲格外之句。(南宋·《古尊宿語錄》)

上列例句的「格外」語義表示“在某種制度、規定之外”。在本時期後半(元代以後)，「格外」除了在史書或官方文字中出現之外(例(18)-(21))，也開始出現在白話小說之中，如例(22)：

- (18) 臣嘗略計本路月椿之數，每歲爲緡錢七十萬，而格外所入者半之。(元·《文獻通考》)
- (19) 夫外任百官。既有格外拔擢。獎勵其向進之心。(明·《明經世文編》)
- (20) 令小民供分外之役。而得格外之償。人臣有朱張之功。而無朱張之罪。(明·《明經世文編》)
- (21) 亦宜早加裁抑、曲示保全、不宜格外隆恩、以寵而益之毒。(明·《明經世文編》)
- (22) 怎麼我們做元帥的，到格外加厚你們；你們做將官的，都受之安然，一個謝字兒討不得？(明·羅懋登《西洋記》)

由上列例句可以顯示，在近代漢語後期階段，「格外」開始大量進入語錄體文本及白話小說之中，顯見「格外」的口語化程度逐漸增強。

然而，若僅就上列例句而言，與前一個時期相比，在用法及語義上並沒有明顯差異。但是，本文發現南宋確曾出現語料，幾近於現代漢語「格外」的程度副詞用法，請見下例：

(23) 少年心醉杜韋娘，曾格外疏狂。(南宋·侯寘詞)

本文認為，上例(23)的「格外」語義為“與眾不同、特別”，可視為「格外」由表處所的體詞性狀語演變成表程度高的副詞的過渡階段。換句話說，該例應為現代漢語程度副詞「格外」的開端，具有兩個層面的意義：

一、取得語法化為程度副詞的基本條件：語義基礎

例(23)「格外」的語義表示“與眾不同、特別”，當一個人認為某人事物特別而另眼相看時，即代表這個人認為這個對象在某個層面上與其他同類存在優劣關係。換句話說，“與眾不同、特別”義隱含著說話者透過比較，獲得了一種主觀評價，而這正是「格外」語法化為程度副詞的語義基礎。

二、詞彙化的完成

由於「格外」的語義由較具體的“在法律、制度的規範之外”發展到抽象義“與眾不同、特別”，可以藉此確定「格外」在宋代，已經藉由重新分析(re-analysis)機制，產生新的義項，發生詞彙化。¹³

然而，可能因為該例屬於單一作者的個人用法，又或者是因為文體限制¹⁴，使得由南宋到明末的四百餘年之間，除例(23)外，不再於其他文獻出現可作狀語用、表“特別”語義的「格外」用例。¹⁵因此，本文認為，例(23)出現的時間點，

¹³ 本文以董秀芳(2002)所提出之鑑定詞彙化與否的標準三：「意義上發生了由具體到抽象或由泛指到專指的引申」，認為在例(23)所代表的南宋初期，「格外」已經發生詞彙化現象(請見本文2.2)。

¹⁴ 例(23)為宋詞，因此不能排除因填詞需要而增刪字句，進而出現與當代用法不符的情形。

¹⁵ 侯寘生卒年不詳，但由其作品來看，在南宋乾道、淳熙年間仍在世(1165-1189)，而明朝亡於西元1644年，與侯寘的生存年代相距四百餘年。

仍符合語法化理論所強調的單向漸進原則（Hopper & Traugott 1993, Heine et al. 1991）。

3.4 現代漢語的「格外」

到了清代（現代漢語初期），「格外」的使用範圍進一步泛化，開始可以後接形容詞或心理動詞¹⁶，這使得「格外」除了語義條件（可以表達“與眾不同、特別”的評價義）之外，還藉由搭配詞語的限制減少，使用環境增加，可以合法地進入狀位¹⁷，完成語法化為程度副詞的過程，如下列例句：

- (24) 此原思表其精忠，格外尊敬也。（《鏡湖自撰年譜》）
- (25) 更有格外認真者，曰已勒石曉諭矣。（《庸閒齋筆》）
- (26) 前蒙皇上格外優容，劉蓉未必能感。（《萇楚齋隨筆》）
- (27) 此是初值手料理祭祀，所以照祖宗條款，格外豐盛。（《後紅樓夢》）
- (28) 今蒙不棄葑菲，垂青格外，敢不殫竭駑駘，仰酬高厚？（《綠野仙蹤》）
- (29) 何況我們又從天朝來的，更要格外尊敬。（《鏡花緣》）
- (30) 卻因前番曾遭橫逆，打破頭顱，故此格外謹慎。（《海上花列傳》）
- (31) 姊弟相見，自然格外的歡喜。（《老殘遊記》）
- (32) 自然的十分恩愛，格外纏綿。（《九尾龜》）
- (33) 鮑龍聽見是個京官，格外歡喜。（《乾隆南巡記》）

在「格外」可以後接心理動詞的同時，由於「格」語義逐漸虛化，先秦時期的“樹木的長枝條”義不再於清代使用，“法律、制度”義成為主要義項，連帶使得後接的方位詞「外」的語義逐漸隱而不顯，促使「格外」結合緊密，語義不再表示字面義「在...之外」，而詞彙化為一個複合詞。

¹⁶ 漢語的形容詞與心理動詞皆可受程度副詞修飾。因此，可後接形容詞、心理動詞，也是判斷「格外」完成語法化為程度副詞與否的重要條件。

¹⁷ 前例（6）、（8）、（11）中，「格外」後接詞彙分別為「長」（“增加”義）、「加倍」、「重賞」，這些詞彙皆非心理動詞，因此「格外」在古代漢語到近代漢語前期之間，雖可出現在動詞之前，雖是作為引介處所的狀語，但還不是副詞，如同現代漢語中的「在餐廳吃飯」一般。

3.5 小結

由以上分析可知，「格外」的歷時發展過程，有兩個關鍵性階段：

一、近代漢語後期（南宋）

語義方面，「格外」出現可表示評價的“特別”義，取得語義基礎，隨著使用頻率與範圍的增加，涵蓋個人主觀評價的語義逐漸成爲主要義項。另外，原本的詞組「格外」中，方位詞「外」隨著「格」語義的由實（樹枝）轉虛（法律規範），連帶讓「外」的方位義不再明確，這也促使「格外」的語義及結構藉由重新分析(re-analysis)機制，發生詞彙化(lexicalization)作用而發展成詞。

二、現代漢語初期（清初）

隨著使用範圍的進一步泛化（可後接心理動詞），使得「格外」可以副詞身份合法進入狀位，在決定性句法條件的落實之下，配合上述的語義基礎，「格外」確立其程度副詞的地位。

在經過上述兩個關鍵性階段之後，「格外」由原本作用爲引介方位處所的方位詞組¹⁸，藉由詞彙化與語法化過程，發展成一個複合程度副詞，一直使用到現代漢語。

4. 「格外」詞義演變的認知解釋

本章節探討「格外」由詞組發展成複合詞，背後的認知心理機制，分爲詞組與複合詞兩階段來探討。

一、詞組階段

由前節分析得知，在「格」、「外」開始連用共現之前，「格」已由本義“樹木的長枝條”發展出多項語義，如“柵欄”、“品質、風度”、“尺度”、“法律、制度”等。其中，由本義“樹木的長枝條”發展到“法律、制度”義項，形成下列的歷時語義發展序列：

“樹木的長枝條” > “柵欄” > “尺度” > “法律、制度”

¹⁸ 與現代漢語介賓短語「在...之外」語法功能相同，只是當時的介詞「在」或「於」等，經常可以省略。

本文認為，在上列「格」的歷時語義發展序列中，由實體的“柵欄（的限制或邊界）”發展到語義較虛的虛擬的“尺度”，再進一步發展為表示“法律、制度（的規範）”，符合 Lakoff & Johnson 所定義的結構隱喻（structural metaphor）。當時的人們將具有實體的“樹木的長枝條”所形成的“柵欄”，透過映射（mapping），用來理解和體驗虛擬的法律或制度所規定的行為範圍。

另外一方面，無論「格」的語義表示“樹木的長枝條”、“柵欄”或者是“法律、制度”，在與其後接的方位詞「外」組合之後，語義皆表示「在...之外」，在這個時期，語言使用者是以他們固有的空間感知能力，以空間隱喻（orientational metaphor）的架構，參照「內外」的方位概念，來理解「格外」所代表的意義。

二、複合詞階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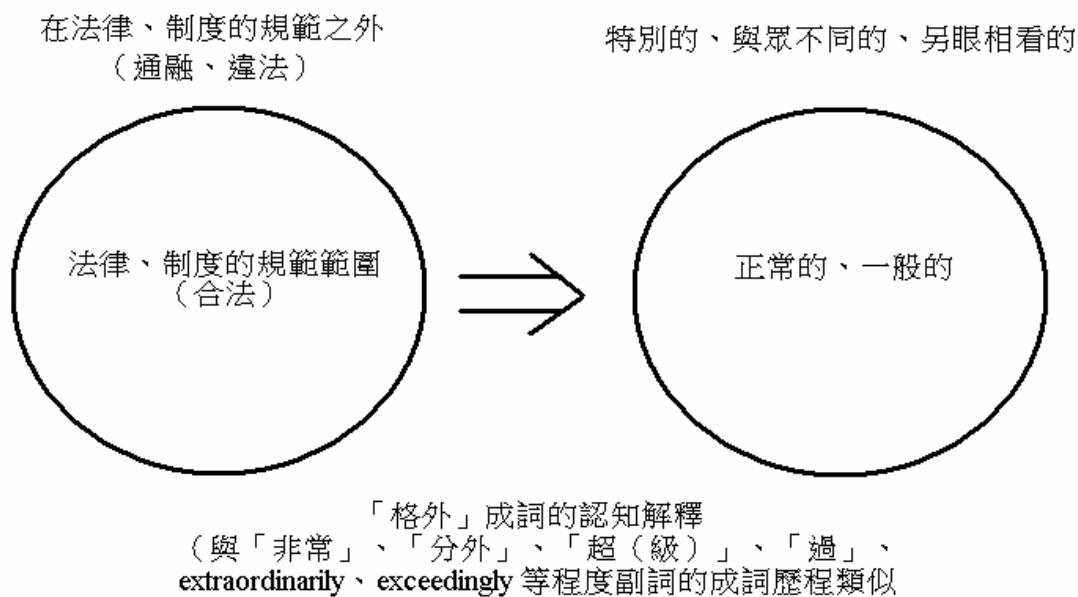
在「格外」由詞組發展到複合詞階段的過渡階段，方位詞「外」的語義逐漸隱而不顯，人們開始將「格外」視為一個單一詞彙，並賦予語義來加以理解。

由前述，當人們開始將「格外」的語義由“法律、制度之外”理解成“與眾不同、特別”義，其語義發展路徑的背後，隱藏著一種認知心理機制——換喻（metonymy），這符合當時社會普遍存在的一種文化經驗：「與本有的法律的規定作法不同，意味著某種人與人之間由於另眼相看而形成的特殊對待」。藉此，「格外」發展出表示“與眾不同、特別”的義項。

Lakoff & Johnson (1980)認為，以認知語言學的角度來考察，隱喻的實質就是通過另一類事物來經歷、理解和認知另外一類事物。在本節中，本文藉由「格外」語義的歷時發展過程，與 Lakoff & Johnson (1980)所提出的概念隱喻理論（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）相印證，認為「格外」的語義發展歷程與結構隱喻、空間方位隱喻相符合；另外，由“法律、制度之外”義發展到“與眾不同、特別”義，背後也有換喻機制在作用著。

最後，我們可以將「分外」的成詞過程所歷經的認知心理歷程，以圖示如下：

黃：現代漢語程度副詞「格外」



圖二 「格外」成詞歷程的認知解釋圖示

Heine & Kuteva (2007) 曾提到世界語言中上的加強詞 (intensifier) 有兩個常見的相同來源：TRUE (真)、BAD (差、壞)，可在許多語言中得到印證。¹⁹可見，語義確為程度副詞的來源的重要關鍵。因此，一個在句中作狀語的方位詞組，如「格外」，即便它並非副詞，但只要語義符合，便可在歷時發展成為程度副詞。

綜合以上討論，本文提出一個表程度語義的詞彙的共同發展路徑如下：

(34) ABNORMAL > intensifier

再進一步觀察漢語材料，現代漢語中來源與上式相符的加強詞 (intensifier)，除了本文所討論的「格外」之外，尚有「分外」、「非常」、「異常」、「特別」等。再進一步考察跨語言材料，可以發現在英語中則有 *extraordinarily* 亦作程度副詞使用，如下例：

¹⁹ Heine & Kuteva (2007) 提到，由 TRUE → intensifier 的例子有英文的 *very*，而漢語的「真」同屬此類；再者，由 BAD → intensifier 的路徑發展而來的詞彙，現代漢語中同樣有「很」(由歷時語料證明，漢語程度副詞「很」由「狠」而來)與「壞」(作補語用，如「我今天累壞了。」)，而閩南語 (Southern Min) 則有「傷」作程度副詞使用。

(35) She is an extraordinarily beautiful girl.

藉由例(35)可推知，由“異常”(ABNORMAL)義的概念形成程度副詞的方式並非漢語所獨有。換言之，本文認為，藉由跨語言材料的印證，說明(34)式具有類型學上的普遍意義。

5. 結論

本文由歷時角度，探討「格外」在歷時的詞彙化及語法化過程，並討論其語義演變背後所涉及的認知心理機制。

首先，以歷時發展順序來看，「格外」在唐代以前，語義為字面義“法律、制度之外”；發展到南宋，開始出現“與眾不同、特別”義，由於該義項帶有說話者的主觀評價，因此得到了符合程度副詞的語義基礎；到清代正式取得決定性的句法條件，成爲一個副詞，修飾後接的動詞組，使得「格外」在語義與句法條件兩相符合的情況下，發展成爲程度副詞。

在「格外」的語義發展歷程中，隱喻與換喻機制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。在詞組階段，透過結構隱喻與空間方位隱喻，促使「格外」語義因不斷由實轉虛而發生詞彙化，並取得語法化的語義基礎；在複合詞階段，換喻機制則促使「格外」發展出“與眾不同、特別”義。

最後，本文認為，無論漢語「格外」或英語的 *extraordinarily*，同樣都遵循著“ABNORMAL > intensifier”的發展路徑，發展成爲可表程度義的副詞。本文認為，這個路徑具有跨語言的普遍性，並期望能得到更多語言材料的印證。

參考文獻

- Bybee, John, Revere Perkins & William Pagliuca. 1994. *The Evolution of Grammar*. Chicago: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.
- Heine, Bernd and Kuteva, Tania. 2007. *World Lexicon of Grammaticalization*. New York: Cambridge University.
- Heine, Bernd Ulrike Claudi & Friederike Hünemeyer. 1991. *Grammaticalization: A Conceptual Framework*. Chicago: University of Chicago.
- Hopper, Paul J. & Elizabeth C. Traugott. 1993. *Grammaticalization*. New York: Cambridge University.
- Lakoff, G. & M. Johnson. 1980. *Metaphors We Live By*. Chicago: University of Chic Press.

-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 2005 《現代漢語詞典》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。
- 侯學超編 1998 《現代漢語虛詞詞典》，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。
- 劉丹青 1996 〈詞類和詞長的相關性—漢語語法的“語音平面”叢論之二〉，《南京師大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2: 112-119。
- 劉月華、潘文娛、故韡 2001 《實用現代漢語語法》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。
- 吳為善 2003 〈雙音化、語法化和韻律詞的再分析〉，《漢語學習》2: 8-14。
- 呂叔湘 1980 《現代漢語八百詞(增訂本)》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。
- 呂叔湘 1983 《近代漢語讀本·序》，北京：上海教育出版社。
- 周 薦 2004 《詞彙學辭典學研究》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。
- 張亞軍 2002 《副詞與限定描狀功能》，合肥：安徽教育出版社。
- 徐 丹 2005 〈“是以”、“以是”—語法化與詞彙化〉，收錄於沈家煊、吳福祥、李宗江編，《語法化與語法研究（三）》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。
- 李 慧 2005 《現代漢語雙音節詞組與詞共存現象及詞組詞彙化考察》，北京語言大學碩士論文。
- 楊榮祥 2001 〈漢語副詞形成當議〉，《語言學論叢》23。
- 沈家煊 1998 〈實詞虛化的機制——《演化而來的語法》評介〉，《當代語言學》3: 41-46。
- 王 力 1957 《漢語史稿（上冊）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。
- 胡明揚 1991 〈近代漢語的上下限和分期問題〉，《語言學論文選》，北京：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。
- 葛本儀 2003 《漢語詞彙學》，山東：山東大學出版社。
- 董秀芳 2002 《詞彙化：漢語雙音詞的衍生和發展》，成都：四川民族出版社。
- 蔣紹愚 1994 《近代漢語研究概況》，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。
- 魏培泉 2000 〈東漢魏晉南北朝在語法史上的地位〉，《漢學研究》18: 199-230。